

扫黑除恶类电视剧的艺术创作研究——以《扫黑风暴》为例

唐培洋 李怀苍

(昆明理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扫黑风暴》作为主旋律电视剧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的佳作,自开播以来好评不断。在各类型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扫黑除恶题材的影视作品数量偏少且质量不佳。因此《扫黑风暴》的成功出圈能为其他作品给予启发与借鉴。可以通过探析作品的题材立意、创作手法以及展现的不足,探索《扫黑风暴》成功出圈的密钥,推动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主旋律作品;矛盾设立;视听语言;群像叙述

一、艺术作品弘扬时代精神

主旋律影视作品作为我国独有的电视类型,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意识与时代精神。在主旋律作品创作早期,由于简单刻板的情节,宣教式的表达手法以及脱离实际的人物塑造等问题使得作品收视率较为惨淡。随着1987年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各类主旋律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如彰显民族大义的《闯关东》,抗战军旅题材的《亮剑》,反腐倡廉主题的《人民的名义》,贺岁献礼类型的《理想照耀中国》等。在各类主旋律作品的蓬勃发展的同时,创作者们将关注点放到了“打黑”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上,该类型早期作品有《长征》《插翅难逃》等,但并未有较高热度。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打击黑恶势力这一话题推向高潮。在19年年末,中央政法委找到五百导演,希望由他来拍一部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孕育而生。

《扫黑风暴》属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悬疑推理剧,通过艺术改编将现实案件搬上荧幕,以督导组进驻绿藤与黑恶势力正面交锋为主线,麦子立失踪案为引子,牵出了一系列涉黑案件。如本剧导演五百自己所言,相比于其他作品,《扫黑风暴》的意义不仅在“推理”而在“警示”,用艺术的方式将案件和人物线索富有“可观性”,来让观众警惕生活中的犯罪行为,同时做到自省^[2]。

《扫黑风暴》的出圈彰显了中央有恶必除、有黑必扫的时代精神,并以艺术的形式纪念扫黑除恶工作的伟大历程,驱散黑恶势力留下的现实阴霾。

二、艺术语言的恰当使用

(一) 真实改编设立合理对抗

《扫黑风暴》最大的亮点及痛点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剧中案件都有现实原型。现实中各案件背景、时间和人物不同且彼此并无较大关联。因此主创团队决定把案件拆散,把碎片的细节放入故事主线,“不能是记录式的表达,也不能过度戏剧化描述罪案,这‘合理的真实性’是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反复讨论的^[3]。”戏剧集中原则下编剧创造了核心反派高明远。以其为中心,顺势勾勒出其私生子高赫、手下董耀、马仔杨东等人。几个关联不大的案件在编剧构思下用几个关键的反派清晰串联,人物相对集中有助于剧情的铺展也益于观众的理解。

剧情的推进需要矛盾冲突的发展和解决,尤其是悬疑推理类的影视作品更需要合理的对抗冲突。扫黑除恶作品的剧情就是正义与黑恶阵营的对抗,只有棋逢对手、势均力敌才能将双方见招拆招、相互博弈刻画得精彩。黑恶势力塑造过强,扫黑除恶工作将寸步难行,难以彰显作品主题。黑恶势力塑造过弱,与现实不符也难以展现扫黑行动的艰难困阻,也难以塑造迎难而上的英雄形象。剧中黑白阵

营的对抗精彩绝伦，一边督导组突审马帅，高明远一手丢卒保车将马帅毒死迫使线索中断，督导组就将计就计用马帅之死顺藤摸瓜查出警局内鬼。另一边警方苦寻薛梅，而薛梅却在督导组入驻绿藤的路上被高明远雇凶杀害，警方抽丝剥茧在薛梅被埋的最后时刻找到遗体并抓捕了高明远另一个手下陈建波。审讯期间高明远屡次出手通过内鬼传话陈建波不要招供，但最终在督导组的努力下其如实招供并将矛头指向董耀高明远等人。在明线暗线的交织下，剧情的设置将督导组与黑恶势力的正邪对抗描绘得紧张出彩。

（二）群像叙事展现真实百态

与突出中心人物的传统叙事不同，群像叙事在聚焦于主角形象的同时，还勾勒出了一众配角的蕴藉形象。扫黑除恶行动并非铲除单个的反派，而是扫除整个黑恶势力关系网，一个由不同立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编织并夹杂着官商勾结的复杂关系网。因此群像叙事的方式更能将一众人物中好人的难、坏人的狠、凡人的怕展现出来。《扫黑风暴》仅有28集，但群像叙事在较短剧集下使得一众形象不再单薄，如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孙兴，心狠手辣道貌岸然的高明远，渴望成为正义警察却为了一己之私越陷越深的贺芸，两面三刀的董耀，率真却带着痞味的大江等。本剧用不多的篇幅将各色人物刻画得生动鲜活、有血有肉。

与戏份多少无关，群像叙事下配角拥有的饱满形象有时更加深刻。派出所所长胡笑伟首次出现是坐在办公室测量血压，看上去格外惜命。曾经的他是一位英勇无畏、善良正直的优秀干警。但他却在糖衣炮弹和威逼利诱中被腐蚀成了黑恶势力的爪牙。此后的他碰到董耀他毕恭毕敬，面对高明远他唯命是从，对待孙兴他助纣为虐。他对孙兴的默许促使了徐英子的受到凌辱，面对徐英子的报案他却恶意诬陷其嗑药卖淫。心灰意冷的徐英子在目睹弟弟的惨死后从天台一跃而下，而逼死两条鲜活生命的胡笑伟所长，却在与百姓高唱《鸿雁》。这样的情景反讽让“胡笑伟”这一角色成功出圈。

（三）视听语言挖掘人物心理

视听语言是通过视听刺激与合理编排进行事物描绘与信息传递的感性语言，包括了镜头语言、剪辑手法和思维方式等。视听语言对于人物形象刻画，画面语言的象征性表达以及激发观众的思考等方面都有着极强的作用。对于剧中人物的塑造，导演在视听语言上做了较大的努力。如塑造李成阳情绪激动时会出现耳鸣目眩的情况时，会使用尖锐的音效加上晃动镜头穿插着闪回画面进行跳切，大大增强了观众的主观代入感。又如徐英子遭受凌辱后报案却被诬陷时，导演为了展现其崩溃惶恐的心理特征，采用了声画分立和闪回的方式。崩溃的音效与不断闪烁的回忆画面组合，将徐英子绝望感也传递给了观众，产生强烈共情。除了人物塑造剧中，视听语言在象征性表达上同样贴切。代表黑恶势力的八通大厦出现时，镜头采用了仰拍的方式更给人一种巨大的压迫感。与绿藤市里经典台词对应“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贴切对应，展现了绿藤百姓在黑恶势力压迫下惶惶度日^[4]。

留白的使用也是本剧一大亮点。剧里用了很多留白镜头，并不是对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要具体拍摄，过去刑侦涉案剧都是形式感很强，节奏推进特别快的拍法，这部剧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很多的逻辑都是在空白处体现，观众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留白的表达想象到真实情况。薛梅上访路上被杀害的过程却用《祝你平安》的洒水车声音和被血水浸染的台阶的留白镜头展示。徐英子被蹂躏践踏、徐小山被杀害还伪造了遗书和上吊自杀等这些血腥场面皆运用了留白的手法，让观众在留白中想象，在想象中共情。

（四）悲剧人物赋予喜剧色彩

从矛盾冲突出发，《扫黑风暴》通过对人物的诠释让观众同时看到喜与悲，在悲与喜的对比中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深刻。悲剧人物喜剧化处理在本剧中让人意外又惊喜。醒目的刀疤和凶狠的目光，剧中人物大江是人狠话不多的黑道形象。与之对应的是其手拿粉色的杯子，拽着别扭的中式英语，说着生涩又好笑的土味情话。大江作为剧中典型的悲剧人物，虽未过多提及其身世经历，

但从脸上伤疤与其行事风格可以想象到他在社会漂泊闯荡吃尽苦头，而大江的结局是为保护女友和案件证人与杀手老宁同归于尽。如此一个身世坎坷又没有完满结局的悲剧人物给了观众别样的心理冲击正是由于人物的突破性呈现。除了大江，所长胡笑伟这一悲剧人物也彰显了十足的喜剧色彩，在大佬云集的酒桌上胡所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因此毕恭毕敬，还没到敬他酒的时候便匆匆起身卑躬屈膝。借着酒劲，胡笑伟直接唱首歌给大家助兴逗大伙开心。浮夸动作，卖弄歌喉，此时的胡笑伟如同刘姥姥一般，装疯卖傻只为了博取大家一笑。正是这一官场酒局的真实再现，将一位官场小人物在官场夹缝生存的可笑可悲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痛恨这位无良所长时又同情他的无奈与悲哀。因此，悲剧人物身上的喜剧色彩恰恰印证了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这一观点。

三、艺术创作的缺失与不足

（一）犯罪心理挖掘不足

犯罪心理是隐晦的，需要间接的证据与调查来揭示。与现实案件相比艺术创作恰恰能够对于犯罪心理进行深刻的挖掘。剧中塑造的一众反派如高明远、孙兴、胡笑伟等人都展现出了嚣张跋扈心狠手辣的犯罪一面，也展现了他们受到法律审判时的忏悔与恐惧，对比之下有一定警示意味。但是从犯罪心理的角度对人物的挖掘明显不足。如孙兴无法无天心狠手辣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出彩，但并没有深度挖掘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和心理变化使得孙兴一步步堕落，如果用插叙或回忆的方式展现出孙兴的成长历程，挖掘人物走向犯罪的心理诱因，那么警示意味将会更强烈。此外胡笑伟从优秀干警堕落为黑警的过程也极具典型意义，剧情是以艺术的方式尽可能地还原了现实官场中干部腐败。导演在设计胡笑伟被抓捕后的审讯这一情节时，也含蓄的展示出了其在被腐蚀时的挣扎和矛盾。如果将这种矛盾挣扎的心理放大再贯穿于其整个戏份，那么观众对干部腐败的认识会更加深刻^[5]。因此艺术作品能直观地展现犯罪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和探讨犯罪的规律时，能达到更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二）支线人物及剧情累赘

《扫黑风暴》以正邪阵营的博弈为主线，多重副线围绕主线交织构成本剧的叙事结构。无论是新帅集团的内部斗争还是记者黄希卧底夜总会的支线剧情，都让观众感觉累赘与无意义。这样的感受来源于支线剧情本身的设置以及支线人物的真实感缺失。现实中的成功商人大都沉稳干练、运筹帷幄。但作为上市公司的二当家，海哥所展现出来的愚笨无知胆小怕事与现实中的精明能干的商人形成了鲜明反差，降低了人物真实感。资深记者黄希作为另一支线的主要人物却以“傻白甜”的人设让观众顿感“出戏”。在警局与警察大呼小叫讨价还价，卧底夜总会却不懂得打扮伪装险些暴露最后被警察救出。如此奇特的人物及剧情设定，使得该剧的口碑下滑。因此对于支线剧情的使用应当合理且对主线剧情有一定推进或辅助作用，而不是因为支线的累赘拖延整部剧的节奏以及影响整部剧的质量。

参考文献：

- [1] 孙宏吉.新主流电影话语叙事特征——以近些年革命军事题材影片为例[J].当代电影,2017(12):155-158.
- [2] 新华网.《扫黑除恶》热播，导演五百揭秘幕后创作历程-南昌新闻网.[2021-01-04].<https://new.qq.com/omn/20210104/20210104A03QRU00.html>
- [3] 光明网.最难的是把现实大案拍的合理好看.[2021-08-31] 搜狐网.https://www.baidu.com/link?url=dUowqOdc3pMM0prGQraUBq7ATyWx9tWtfjX8fukHr3Z4XpnVUgX4ulYLBnfZ_wsuELNdeSOLDpf0TUs28wf2D_&wd=&eqid=bfb12f3b001042020000000661b59b15
- [4] 本刊记者.扎根生活，挖掘人性，现实题材的破冰佳作——电视剧《破冰行动》研讨会综述[J].中国电视,2019(8):3.
- [5] 李璇.直抵民心的时代力作——评《人民的名义》话剧剧本兼论现实主义题材戏剧的创作[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4.